

瑞安曾是“番人”荟萃的通商口岸

瑞安船舶相关历史(上)

■记者 林晓

东海,对于瑞安自然环境、自然资源的孕育和储备,具有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。首先是全境的平原,几乎全部由东海的海侵海退活动形成。

海侵海退活动也形成了飞云江,与飞云江两岸的山水人文。接下来的“飞云江人文系列”文章,我们要讲讲瑞安的船舶历史。这其中,我们查找大量古代文献中有关“船舶”的记载,同时,我们也将寻找近现代在东海、飞云江、温瑞(瑞平)塘河等内河运输中,占据重要地位的“船”的故事。

“横屿船屯”与瑞安建县记载同时出现

从史前时期的原始木筏和小船,到今天的高科技船舶,船舶经历几千年的漫长演变。自瑞安建县开始,瑞安就与“船”建立了很深的关系。

春秋战国时,大国争霸,造船业及航海业迅速发展。《越绝书》称:越迁都由会稽至琅琊,以水兵2800人“伐松柏以为桴”,沿海北上,气势磅礴。很可能,这里“伐松柏以为桴”的水兵中,就有瑞安先民的身影。

秦朝统一中国时,瑞安、平阳一带属于闽中郡。楚汉之际,闽君摇(越王勾践后裔)率越人灭秦击楚。

这时期,飞云江河口北岸滨临集云山南麓,南岸紧依横屿山(今平阳昆阳至宋埠一带)。市区的隆山、邵公屿(旧县城东部一带)等山头尚为飞云江河口外的岛屿。

三国吴赤乌二年(239),在析永宁县大罗山以南地置罗阳县,属会稽郡;县治在集云山南麓鲁岙(今西岙村一带),为瑞安建县之始,这是瑞安建县的最早文字记载。

在横屿山一带的港湾,置横屿船屯。这里是孙吴的主要造船和水军训练基地,这时期建造、停泊了许多船舶,古有万船之称。后来,港湾淤成陆地,经围垦为良田,谐音改称万全垵。

当时的横屿山归属于瑞安,大概位置位于现在的平阳昆阳至宋埠仙口村一带,成东西走向。西晋武帝太康四年(283)平阳县建县,名始阳县,后称罗阳县或横阳县。

也就是说,在公元239至283年这44年时间内,平阳还是属于瑞安管辖的。在文字记载中,凡是出现“横屿船屯”的地方,几乎与瑞安建县的记载同时出现。

这一点,也许可以说明瑞安的历史与“船”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。

唐宋时期日本高丽等商船进入飞云江贸易

东海为瑞安提供依山面海、襟江、环岛(北麂列岛、大北列岛)的天然沿海港湾,三国时期,飞云江口南侧的横屿船屯所建造、锚泊的高档次船只(主要是兵船)就远航我国南北洋和长江下游诸港埠,还远涉海峡至台湾。

《瑞安市志》记载,唐宋以迄晚清,常接待日本、高丽等地的船只进港避风和进行商贸活动。瑞安港,地扼一江(飞云江)、两河(温瑞、瑞平塘河)的十字交汇点,素来是浙南、闽北交通要津。

宋代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记:“绍兴十五年十一月,日本国贾人有贩琉黄及布者,风飘泊温州平阳县仙口港,舟中男女凡十九人”一事。绍兴十五年(1145年),距今800多年。看来,唐宋时期确实有

商贾来东海一带贩卖商品的。

《瑞安市华侨志》记载,元至元十四年(1277)后,进温州港通商的日本、高丽及东南亚诸国船舶渐增,温州、瑞安一带成了“番人”荟萃的通商口岸。

另据《瑞安市志》记载,元延祐五年(1318)十一月十四日,日本商船泊瑞安飞云渡,受官府接待。志书记载,之前,该批商船来庆元(宁波)市舶司,以金珠白布易铜钱、药材,于十月七日遇海风,十五日飘至平阳五十二都大岙,后移泊瑞安。

资料显示,外国商人以贡使的名义,带来的主要物品有马匹、骆驼、狮子、钻石、地毯、纸张、葡萄干、宝刀等,温州瑞安一带陶瓷器、丝绸、茶叶、漆器颜料、桐油、药材等也被“外方贡使”带到国外。



近代船(资料图)

留在瑞安方言中的“番钲”

南宋开国,宋高宗在南渡之初,曾至温州,《温州府志》称其“州治为行宫”。温州及瑞安在这一时期,当然就成了南宋朝野的“焦点”,北方士绅平民,大批官吏、贵族、绅商、手工业者、小商贩、文人墨客和民间艺人等,随之南迁,也来到了温州和瑞安一带。

宋元两代,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,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。造船业十分发达,宋代的造船、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,并创造了运用滑道下水的方法。元时,积累了几百年的盛名频频吸引西方各国的贡使,传教士、商人、旅行家陆续来到中国,来到了瑞安。

在元至元十四年(1277)之后,来到瑞安的日本、高丽及东南亚诸国船舶渐渐增多,瑞安一带成了“番人”荟萃的通商口岸。

元成宗元贞元年(1295)五月升瑞安、平阳两县为州。

元贞二年(1296)二月二十日,永嘉人周达观随使团从温州港起航,经瑞安东海出使真腊(今柬埔寨),次年六月回国后著《真腊风土记》。

《真腊风土记》中直接提到温州有三处,《总叙》里有两处,“自温州开洋”、“自温州港口开洋”,第二十一则《欲得唐货》提及“温州之漆盘”,可见当时温州漆器不仅广销国内,并外销至真腊。

“番人”是古时对外族人(含外国人)的泛称,也是指古代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称呼。

在瑞安鼓词中,有很多“番人”、“外番”、“番客”、“番邦”这样的词语。至今,我们瑞安方言仍然有使用“番钲”这个词语。

在瑞安方言中,用“一个番钲”指“一元钱”,用“断分番钲”指“没有钱”。

可以想象,当时的飞云渡码头,周围商铺林立,沿着飞云渡码头、邮电路内河河道,官船、民船都在这里停泊、卸货,人来货往,热闹非凡。百姓与外番来的番客,多使用“番钲”交易商品,这种现象也留在我们的方言中。

吴潜与瑞安战船

唐宋时期,一方面有日本、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,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。另一方面,特别在宋朝后期,来自倭、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,南宋时,任沿江制置的吴潜,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。

南宋宝祐年间(1253至1258),吴潜任沿江制置使时,订立了《义船法》。他命令东海沿海各县,分别选出各乡里有财力的人,要求他们联合起来,如“一郡岁调三舟,而有舟者五六十家,则众办六舟,半以应命,半以自食其力,有余赏,俾蓄以备来岁用。凡丈尺有则,印烙有文,调用有时,着为成式,其船专留江浒,不时轮番下海巡视。船户各欲保护乡井,竟出大舟以听调拨。旦日于三江合兵,民船阅之,环海肃然。”

同时,设定水军的“海上十二铺”,构成一个海上长城,对来自倭、丽(高丽)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。

南宋宝祐元年(1253),吴潜设立的《义船法》,广征民间船舶充作战船。瑞安、永嘉、乐清、平阳等4县被征5080艘民船,可见东海一带的战船防卫力量。

面对这样的“军民联防”,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:“海上如此联络布置,使鲸波蛟穴之地,如在几席,呼吸相通,何寇之敢乘?”

在历史上,“海防”是瑞安城的重要一面。对东海防卫相关的文字记载,我们从《乾隆瑞安县志》可以看到:“明邑令刘畿《会操议》略节:议得国初设立海安、沙园二所对峙飞云海口,正以御海寇入江,保卫瑞安也。”



吴潜图册



瑞安典型的木船

下一期,《飞云江人文系列》文章,我们将继续讲述《瑞安船舶相关历史(中)》。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电话: 65818090
电子信箱: 941222480@qq.com

